

迎新岁话春联

浓情中国年

刘利清

草木黄绿枯荣，人间四时流转，2024甲辰龙年来临。

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自然少不了重要角色春联。这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节日符号之一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春联与各种传统民俗活动共同扮靓了大众的春节文化生活。在国内，从全国性的、区域性的征集春联活动，到社区里火热的写春联现场，再到南京、西安、大同、苏州、襄阳、荆州、正定等历史文化名城给古老的城门挂上大红的春联佳作，确实是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；当然，春联还汹涌地走出国门，与舞龙、舞狮等共同组成了流播世界的中华春节文化符号体系，让世界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与活力。

春联，也称“春贴”“门对”等，其以对仗工整、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、抒发美好愿望，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。学者程千帆先生说，“对联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的汉语文学样式之一。”每当岁末，人们就开始酝酿着思绪，力求写出满溢意蕴的联句；腊月尽头，家家户户忙着在家门口贴上春联、福字的时候，意味着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，也意味着欣赏春联的节日来到了。

学者吴小如先生说，“对联乃是体现和代表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艺术，它有古老而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做它的靠山，因此它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。”通过对联，我们可以窥知

体文、五七言律诗、赋、词曲等艺术，亦可领略中国人的生活经验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、审美趣味等。可以说，通过联句我们可以读出无尽的内涵。

关于春联的来源有多种说法，最主要的是桃符说。桃符是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，桃符长六寸，宽三寸，桃木板上书“神荼”“郁垒”二神。“正月初一，造桃符著户，名仙木，百鬼所畏。”东汉以后，桃符与门神匹配，强化了门神驱邪辟鬼、卫家宅、保平安、降吉祥等功能。

宋代，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，既不失桃木驱邪辟鬼的意义，又表达了美好心愿，还具有装饰门户之功效。五代，后蜀宫廷里也有人在桃符上题写联语。按《蜀梼杌》记载，后蜀主孟昶学士幸寅逊题桃符木板于寝门，以其词非工，自命笔题云：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。此联被广泛认为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春联。不过，此联是孤证，还无法证明当时已经流行春联。

也有学者认为，晚唐之前就产生了春联。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雪莹在《我国最早的楹联》论文中说，发现于敦煌藏经洞、编号为“斯坦因0610”（S.0610）的经卷背面其中有一段文字“三阳始布，四序初开。”“福庆初新，寿禄延长。”……经过研究确认为晚唐以前的春联，“时间为公元723年，较孟昶的题辞早240年”，这是“保存下来的我国最

杨刚

早的楹联”。

春联的另一来源认为是春贴，古人在立春日多贴“宜春”二字，后渐渐发展为春联，表达了劳动人民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宋代以后，宜春帖多用联语，且用粉红笔写出；有的人集《诗经》古语，有的人集唐宋诗句。

明清为春联的成熟期。明代，“春联”的称谓出现。据明陈云瞻记载，“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。帝都金陵，于除夕忽传旨，公卿士庶家，门口须加春联一副，帝微行出观。”清代，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写春联还成为市场行为。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：“春联者，即桃符也。自入腊以后，即有文人墨客，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，以图润笔，祭灶之后，则渐次粘挂，千门万户，焕然一新。”

在文学的基础上书法艺术赋能，精练的语句表达情感、承袭人文，春联建构起了独有的诗情画意，成为中华大地上春节期间独特的浩荡风景。

当然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，很多传统文化在大众生活中的痕迹逐渐模糊，有的甚至已经消失。春联，却始终没有被遗忘，贴春联的习俗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，成为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纽带，在字里行间传达着文化认同、民族认同、国家认同。

依照麦克卢汉的“万物皆媒”泛媒介观，春联自然是一种独特且有影响力

的传播媒介。春节期间，覆盖城乡的春联不仅表达着千家万户的美好愿望，也蕴含着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。行走江南江北、长城内外，面对男女老幼欢聚的笑颜，你或许听不懂那么多方言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并读懂一样精美的春联。这是一个广袤土地上的多民族、多语言国家，通用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对各地的方言具有强大的统摄作用，不仅实现了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的交流沟通，还一直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推动力量和纽带——从“书同文”到今天的春联，汉字本身的表意超越功能、汉语强大的吸附同化能力一直是促进和维护中华民族成长、壮大、成熟、稳定的文化因力之一。

岁序更替，迎来甲辰龙年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，龙被视为神秘而崇高的祥瑞之物，龙年因此就多了几分特殊。甲是天干中的第一位，代表着新的开始。辰是地支中的第五位，与龙的形象紧密相连；辰具有土的属性，代表着稳定和富饶。于是，甲辰龙年就被大众赋予启新章、再出发的意味，也凝聚着人们的热情和期待。

看看龙年岁末的春联，应该说内蕴厚重、壮志在胸。无论是城门上的佳作还是庭院里的自题，一副副春联传递出的美好祈愿、传统习俗、主体地位、时代进步，表达出大众的文化认同、民族认同，在优美的词句间潜移默化地凝聚着社会共识，让我们龙年再启新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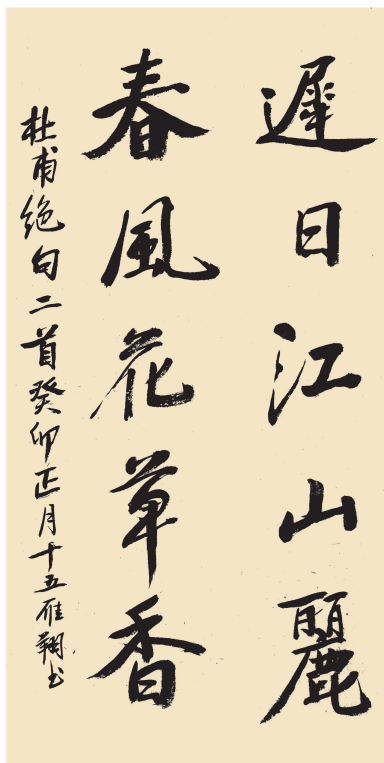
岁杪感怀

(外一首)

张漠

旧历将翻迎岁杪，
乾坤流转换寒裘。
凛风肆虐山前动，
瑞雪飘零陌上狂。
莫讶疏梅开四野，
何嗟瘦柳接千乡。
豪情煮酒今朝寄，
静待春回见暖阳。

瑞雪翩跹濯岁容，
寒声过尽欲辞冬。
千番风冽霜生暖，
百里程云色向浓。
纵任山川随地坼，
浑将节物与春逢。
时光往复年年是，
过眼荣枯又几重。



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王雁翔书



春回大地(国画)

徐淑荣作

难忘儿时写春联

栗培林

我的老家在一个偏僻山村。记忆中，每年一进入腊月，人们就开始忙乎起来了，打扫庭室，拆洗衣服，置办年货。其中，购买红纸写春联是一项重要内容。当时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不识字，我作为村里的一个“小知识分子”，又能写毛笔字，自然少不得帮乡亲们写春联。

过完腊八节，家里炕上便摆开八仙桌，置好石砚，备好墨条，做好写春联的准备。陆续有乡亲们带着红纸上门，让我给写春联。写春联先要裁联，一张张红纸既要裁出大门和堂屋主门的大对联，又要有顺长的小对联，还要有斗方、横批。除此之外，有些小联也一样不能少，诸如“抬头见喜”“出门见喜”，旺火

上的“旺气冲天”，灯笼上的“前程万里”等等。耐心地一样样裁好，研墨，提笔，每当写完一家，乡亲们总是少不了夸赞几句，然后带着对联高兴而去，我就有一种成就感，母亲也有一种荣耀感。

如今，物质生活丰富了，印制好的春联在大街上随意可以买到，有的年轻人甚至在网上购买，但是在我心里，那一副副手写的春联更有浓浓的年味。在那一缕缕思乡心绪中，时光把我带向远方。故乡的炊烟，儿时的情景，像一根丝线，一头系着家乡，一头系着我的心头，在漫漫岁月中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备至。最愉快的时候就是我们三人或二人聊天，谈创作、拉家常，天上地下，无所不包。第二年，他又新请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声乐老师张牧女士，她是叶矛、廖莎夫妇的师傅，她的加入更增加了欢乐、活泼的气氛。记得枚同、程琪邀我们到他们家包饺子，众人亲如一家，其乐融融。1992年底，时近新年，为了缓解工作紧张，枚同夫妇策划了一场颇具浪漫情调的“烛光晚宴”，大家饮甜酒，吃水果，切蛋糕，说笑话，演节目，尽兴至夜阑时分。培训结业时，枚同对学员习作非常满意，刘亚平、支晋中、王燕、崔凤岐、孙英等都受到枚同表扬。

枚同贵有三品：一是人品热忱谦逊。待人从不摆架、傲慢，成大名后一直低调、朴实。与名人大家接触后，我认为第一人品远有闰余，近有枚同。二是文品扎实，文如其人。从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。无论歌词、小说，如山泉清溪，沁人肺腑，语言新颖，构思巧妙，大雅若俗，自成一派。三是作品盈尺，著作等身。如今捧读他惠赠我的作品集，不禁怀念尤深。音容犹在，天上人间。深情写下这篇祭文，献给永远“年轻的朋友”张枚同，遥寄我一缕心香……

漫游即兴

郭永忠

离年渐近日催人，
万户除夕室布新。

入夜云城明月下，
满街灯火望无垠。

过年

侯建臣

窗外，那只斑鸠叫了一声。

是灰色的，毛色中夹杂着几点黑，还是去年的旧衣服。

叫声，也是旧的，杂了尘。是御河边上的？是白登山上的？还是齐家坡某一个院子里的？

经过了太多地方的客，终是说不清身上是沾了哪里的尘的，许是好多地方的，如包了浆的日子。

那浆是啥时候，包了哪里的呢，谁能说清？

十几天前的雪，还是留了一些，在花池里，在不远处的屋顶上。有一些雪，是要在一个地方一直过完一个冬天的，有时候是留恋，有时候只是无奈于落到它上面的太阳不够，便就长久地耗着，耗到再也耗不下去为止。

人世间的有些事，似乎是注定了的，但细想，又谁都想不到，哪些是注定了的。

天很蓝，是那种惯常的蓝。隔了有些日子了，像是之前的某一天，抬起头来看过，就是这样的蓝。再看，还是蓝着。莫名地就失落，又莫名地激动。是失落而激动？是激动而失落？还是同时失落并激动着？想想，也真是想不出来。

远处有噼噼啪啪的声音。再听，却是没有。

过一会儿，似乎又听到了，确切的是爆竹炸开的声音。城市里禁止燃放爆竹很久了，耳朵里却时不时会响起那种声音，是熟悉的，又是陌生的。凝神想想，原是年近了。

年近了，总想年的事，不是刻意去想，却总有些啥有意无意地就让人感觉有一种东西的迫近。比如，那鸟叫着，是叫了与年有关的声音；那天蓝着，是发着与年有关的颜色；那雪积着，是蓄着与年有关的兴致。而空气里流动着的一切声音，一切颜色，一切气味似乎都是沾了年的意味的。

走着走着，周围的一切便是都与年有关的了。

想起那些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所有的行为都是冲了年去的。要买衣服了，须是鲜的艳的；要置食了，须是充足且丰盛的；要与人接触了，须是满脸带着笑的。正是应了那大红对联上浓墨写着的“丰衣足食”“喜上眉梢”“紫煞嫣红”的。

爹是早早谋算着卖粮、卖猪或者到谁家去做木工小活，盘几个现钱的。钱是多的颜面，风尘仆仆地从远处回来，脸上的笑是渗着、贴心的那个兜里有八九是鼓了。进得家门，终

是能听到那哼着的曲子，是欢快到眼睛、手腿乃至全身上了的。

娘是期待着啥的，且就把那心底的眼一直睁着，远远地听到了那曲子，心便敞亮了。就开始备米、备面，且就开始盘算要做多少丸子、烧多少猪肉、鸡是黄焖还是清炖……当然了，还要压粉，一坨一坨一坨一坨，比平时多出好多；还要捞豆腐，平时是一块一块买，这时却是要备下一槽（10块左右）；还要炸麻花，一根一根，直到摆满了案板。

头是要剃的，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。头一剃，人也新了。

年画是要贴的，“年年有鱼”也好，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也好，要的是一个喜气，要的是一个心里花花绿绿满屋生彩。

对联贴在大门上、立柱上、瓮上、柜上，牛圈马圈也是要贴的，车上树上也是要贴的，各有各的内容。那长长短短的红联，那自然贴切的联句，似是把期望就贴在四面八方了。

旺火是最后一道程序。“旺气冲天”是愿景，也是释放。无论是疙疙瘩瘩的一年，还是磕磕绊绊的一年，都随了那旺气融进了这一年的这最后的一个夜晚。

往时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爹会抬起头来看天。天是漆黑漆黑的，星星就浸在那结结实实的黑里。那个经常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勺把子，伸展地伸着，像要捞到什么，终是已经盛满了什么东西。

爹看着，会跟人说话，或者自言自语。爹是在看下一年的年景，他会把他看到的顺嘴说出来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爹是要在这结束和开始的时候，多是在这之后一年的运看出来。人总是活在对运的期待里，而当年到来的时候，那所做着的事情，便是想让那个心底想要的运从这一天开始都能到来。

爹是走了，在某一年的某一天。好多人的爹走了，好多人也将作为别人的爹在某一天离开。年却是每年都来的，因为了那么多的离开，年的味里，也便多了一种咸咸、涩涩的，叫作思念的东西。

那斑鸠也是怀念着什么吧，在年到来的时候，它的叫声里也含了如它旧衣服一样的东西，穿透了一个个年，停留在心正栖息的某一个潮湿的地方。那雪也是，许是为自己、也是为别的什么，它们生锈的白里，也藏着多多少少咸咸涩涩的什么东西吧！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yungang@126.com

怀念永远“年轻的朋友”张枚同

王硕

1月21日晚，古城大同少有的一个隆冬寒夜，好友发来一条令人震惊的噩耗：非常熟悉尊敬的张枚同先生于20日深夜仙逝，享年83岁。这一消息十分突然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张枚同永远是那般挺拔健硕，怎么会这么猝然地离开了呢？

张枚同是山西原平人，大我五岁。认识五十多年来，他于我亦兄、亦师、亦友、人品、文品、作品一流，他和他的夫人程琪女士，与我亦属同行。几天来，他的音容笑貌、历历往事，一齐涌上我的脑海心头；他那老未改的浓重乡音，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……

1973年金秋十月，我与程琪同车赴省城，第一次见到了接站的张枚同。那时他还任山大任教，高高的个子，英俊帅气。不久，他调到爱人所在的大同煤矿局，主管文艺宣传队，既当领导，又搞创作。写歌词，作诗歌，写小戏小品，无所不能。当年我在大同歌舞团任创作组长，与枚同交往日渐增多。1978年初

优秀群众歌曲奖”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为“亚洲最佳歌曲”，火遍神州，唱出国界，久唱不衰，至今仍是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流行歌曲之一。

枚同多才多艺，他的小戏《甜甜蜜蜜》被我编入《剧本》大同专刊正式出版。

记忆最深、友情甚笃的温馨回忆是应枚同盛邀，我两次赴大同矿务局讲课的经历。1991年和1992年冬，由枚同任秘书长的矿务局文委，主办了两届歌曲创作培训班，学员33人，是来自各矿区的文艺骨干，每届半月，由山西歌舞剧院副院长吕仲起和我主讲，他讲作曲，我讲作词，每天各讲3小时。面对枚同如此信任，我不敢怠慢精心，每晚认真备课。1991年12月，我为大同市晋剧团杜玉梅晋京角逐“梅花奖”而抓排练、改剧本，每天必须半天回市里半天讲课，两头忙。枚同不厌其烦，每日派车接送。我与吕院长同住在大同煤业大厦415客房，枚同时常来嘘寒问暖，关怀